

● ● 哈罗德的朝圣,没有宏大的仪式,也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却在一场毫无心机,不带任何功利的远行中,润物细无声地凸现出它的价值和意义。哈罗德用自己的善行,为奎妮孤寂的生命图抹了一层亮色,也感动了尘世间每一个迷惘无助的心灵。乔伊斯笔下流淌的真情,清澈,纯净,与英国乡下恬淡祥和的自然风光交相辉映,山美、水美、人更美中,常让我们沉缅其间,为这样的倾心之美,旷世之爱,怦然心动,悠然而歌。

让信念亮丽人生

◎刘小兵

人生就是一场不倦的行走,所不同的,只是各自的起点和终点不同罢了。如何在有限的生命时空里,走出不凡,走出亮色,英国资深剧作家蕾秋·乔伊斯的《一个人的朝圣》,用凝练、澄澈的笔触,道着寻常日子的艰辛,感触着世间的平凡与伟大。动情的言说,诗意的勾勒,精妙的阐发,诠释了信念之于人生的关系,于质朴铺陈中况描出温婉动情的尘世画卷。

小说以哈罗德收到同事奎妮的一封信告别信为主线,以哈罗德一路行走中对诸多往事的回忆为铺线,生动展现了哈罗德平凡而激荡的一生。六年前,哈罗德从一家酒厂销售代表任上退了下来,隐居在乡下,每日以伺弄花草为乐。岂料,奎妮的这封信却彻底打破了他的宁静生活。信中,奎妮呈述了自己患癌的事实,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无比留恋。出于对奎妮的尊重,哈罗德当即写下回封,并只身前往邮局,准备将这封满含着抚慰的信件投递出去。半路中,一位加油站的侍女偶尔给他讲了一个用信念治愈癌症的故事,哈罗德深受触动。他告之奎妮,自己将步行到奎妮养病的疗养院去看她。

在一无手机,二无专业徒步工具相随的情况下,哈罗德坚定地迈开了大步。从他居住的哈姆斯南部金斯布里奇村到东北部的贝里克希伯纳丁疗养院,总计627英里。哈罗德用顽强的毅力,怀揣着善良和友爱,晓行夜宿,风雨兼程,最终战胜了自己的怯弱、犹豫、彷徨和困顿,用了整整87天,终于抵达了目的地。这场步行,是心与心的碰撞,是情与情的交集。在为期三个月的行走中,哈罗德与孤独、疲惫和懈怠作斗争,化解了忧伤,驱走了冷漠,用自己绵绵的爱,撑起了一片温暖的晴空。乔伊斯在主辅两条线上,游刃有余地展开了她多情的书写。哈罗德每一次身体上的不适,野外生存环境的恶劣,都让人为之揪心;而每每他走出厄运,对新生活又满怀起希冀的那一刻,感同深受中,又激起我们多少情感的共鸣!乔伊斯深入哈罗德内心世界,真实而细腻地捕捉着哈罗德与

艰难困苦较量的全过程,从坚定执着,到心灰意冷,再到绝地反击,一波三折里,将人心的刚强与柔弱,人性的良善与幽微,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让其谏于言而敏于行的旅者形象,极具经典意义。

乔伊斯把笔下人物哈罗德的远行,定义为“一个人的朝圣”,带有鲜明的指向性。这种朝圣,不但是对爱与善良的讴歌,还融入了对生命的礼赞。哈罗德明知单靠一场心灵的慰藉,并不足以挽回奎妮日益羸弱的生命,但哈罗德依然执着地相信,只要走到奎妮身边,哪怕握一握她苍白的小手,不说一句话,也能把祝福和祈愿,真切地送达到奎妮的心坎里。乔伊斯以温婉地笔调,说道着哈罗德远行路上对路人的悉心关怀,以及路人们对哈罗德一个人朝圣的钦佩仰慕。这种双向的激励,无疑坚定了哈罗德的人生信仰,心心相印中,奎妮也能击退病魔的一次次侵袭,直至哈罗德如约归来,才在幸福和安祥中平静地离去……

哈罗德的朝圣,没有宏大的仪式,也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却在一场毫无心机,不带任何功利的远行中,润物细无声地凸现出它的价值和意义。哈罗德用自己的善行,为奎妮孤寂的生命图抹了一层亮色,也感动了尘世间每一个迷惘无助的心灵。乔伊斯笔下流淌的真情,清澈,纯净,与英国乡下恬淡祥和的自然风光交相辉映,山美、水美、人更美中,常让我们沉缅其间,为这样的倾心之美,旷世之爱,怦然心动,悠然而歌。

《一个人的朝圣》有着强烈的现实寓意。哈罗德用美好的执念,拓展了奎妮的生命宽度,在度人度己中,告别了旧我,重塑了他平凡而光彩的人生。乔伊斯通过哈罗德这一形象,无疑在启发我们,生活是平凡的,但平凡之中,却完全可以活出非凡与伟大来。简言之,珍惜上苍的给予,过好生命中的每一天,不随波逐流,不浑浑噩噩,以“穷且欲坚,不坠青云之志”的笃定信念去书写人生,每一个凡夫俗子都有可能成为“大写”的人!



情话。苗青摄



狼烟。心飞扬 摄

人生需要超凡脱俗

◎彭忠富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大文豪苏东坡在黄州赤壁凭吊怀古的感叹,至今仍能让读者生发共鸣。许多轰轰烈烈的英雄和美人都过去了,许多轰轰烈烈的成功和失败也都过去了,只有艺术作品真正是不朽的,譬如苏东坡的这阙《念奴娇·赤壁怀古》。再如《诗经》中的大量民谣,已经传颂两千多年,然而我们却不知道作者是谁,因为它就是周代的采诗官摇着木铎在民间收集的。

不过,一件艺术品想要流芳百世并不容易。时间是最好的裁判者,要想成为经典永流传,最起码你得不落俗套。现世是一个密密无缝的利害网,一般人不能跳脱这个圈套,所以转来转去,仍是被利害两个大字系住。在利害关系方面,人类最不容易协调,人人都把自己放在首位,欺诈、凌虐、劫夺种种罪孽都种根于此。美学家朱光潜认为:人心之坏,由于“未能脱俗”。什么叫做“俗”,这无非是像蛆钻粪似地求温饱,不能以“无所为而为”的精神作高尚纯洁的企求。总而言之,“俗”无非是缺乏美感的修养。

我们在艺术创作或艺术鉴赏时要想脱俗,就得有意识地进行美感的培养。有些人可能会对此不屑一顾,谁不会审美啊,这还需要训练。其实,审美真是需要训练的,看看我们周遭的人群,有些人分明就是“美丑不分”。美让人感到心情愉悦,让人心向往之,不管是美景、美食、美女还是美酒,总有让人称道的地方。如果我们缺乏对美的鉴赏能力,就会贻笑大方。《谈美》是朱光潜1932年写的一本美学入门书。本书系统阐述了

美从哪里来、美是什么以及美的特点等十五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他美学研究的理想目标——“人生的艺术化”。朱光潜将他对艺术与人生关系的深刻体悟渗透在质朴清新的文字中,“引读者由艺术走入人生,又将人生纳入艺术之中”。全书最后呼吁人们“慢慢走,欣赏啊”,认为“欣赏之中都寓有创造,创造之中也都寓有欣赏”。

朱光潜告诉我们美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一半在物,一半在你,在你的手里。也即是说,我们虽然不是艺术家,但也是美的参与者。以欣赏诗歌为例,“一首诗的生命不是作者一个人所能维持住,也要读者帮忙才行。读者的想象和情感是生生不息的,一首诗的生命也就是生生不息的。”人所以异于其他动物的就是于饮食男女之外还有更高尚的企求,美就是其中之一。美是事物的最有价值的一面,美感的经验是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一面。朱光潜坚信情感比理智重要,要洗刷人心,并非几句道德家言所可了事,一定要从“怡情养性”做起,一定要于饱食暖衣等之外,另有较高尚的企求。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

艺术的活动是“无所为而为”的。朱光潜以为无论是讲学问或是做事业的人都要抱有一副“无所为而为”的精神,把自己所做的学问事业当作一件艺术品看待,只求满足理想和情趣,不斤斤于利得失,才可以有一番真正的成就。要想拥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要想人生超凡脱俗,我们不妨听听朱光潜的建议,因为伟大的事业都出于宏远的眼界和豁达的胸襟。

沧桑落尽诗匠乃成

◎邓勤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这样的名句,竟然就是一个生活在金朝的16岁青年所作。此人是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世称遗山先生,有《元遗山先生全集》等传世。元好问是宋金对峙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他擅作诗、词曲。其中以诗作成就最高,其“丧乱诗”尤为有名;其词为金代一朝之冠,可与两宋名家媲美。清代张景星《阮诗别裁序》谓:“遗山未尝仕元,而巨手开先,冠绝于时,固不必言”,对元好问在文学史上的贡献进行了客观评价。

宋金对峙时期,战争频仍,百姓饱尝流离失所之苦。文学史家朱东润认为,“人在兵戈中转悠,国家在兵戈中转悠,天地在兵戈中转悠。元好问的命运在哪里,他在一切中转悠。”作为金朝第三等人的汉人,即使有些知遇的好运,只能作为女真人的文学侍从之臣。与李白靠结交权贵进入仕途不同,元好问积极参加科举考试,相继出任了几地县令。金朝被宋蒙联军灭亡时,在金朝中央政府任职的元好问成了蒙古人的俘虏,被囚数年。晚年,元好问重回故乡,隐居不仕,潜心著述,直到终老。

元好问身处辽、金、夏、蒙古环伺恶斗的年代,他辗转求生、用诗词记录时代的残酷,譬如他在《叶县雨中》吟道:“春旱连延入麦秋,今朝一雨散千忧……”河南农民种小麦靠天吃饭,遇上干旱忧心忡忡。对于农民的痛苦,元好问感同身受。不幸的时代,成就了元好问这样伟大的诗人。朱东润长期致力于对元好问生平及创作的研究,他出版的《元好问传》分为“元好问的青

少年时代”等十章,描述了元好问坎坷的一生,揭示其充满矛盾的人格特征,并对其咏叹时代和人生的诗文作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通过此书,可以窥见为何元好问被称为“时代造就的文学家”。

“昨日东周今日秦,咸阳烟火洛阳尘……”在元好问的《杂著九首》中,我们会发现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元好问诗词里,有喜怒哀乐,有奔走荣枯,也有徙倚权门。这些多面相,最终构成了真实的元好问。在梳理元好问生平及诗作的同时,对于金宋蒙之间的战事、治国方略和统治者的智慧,作者也进行了精到的点评。作者感叹道,“人的痛苦真是无穷无尽,一切都是不得以。人生是自由的么?你是自由的,然而还有一张世网,要自由便要 and 世网格斗。”

元好问的命运,始终和时代捆绑在一起。金朝灭亡前夕,蒙古大军包围金都汴京,金哀宗以“牵征”之名逃出京城。次年,元师崔立发动政变,开城纳降,并自封郑王。事后崔立自认为此举避免了蒙古军屠城,拯救了全城百姓,命元好问执笔,为他立“功德碑”。在儒家文化里,最讲究气节。元好问为叛贼立碑,引起世人非议。但在当时,元好问有其他的选择么?他仅仅是为了求生而已,何况他在碑文中并没有为叛贼歌功颂德。其实,这种矛盾是文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

清代学者赵翼曾在《题遗山诗》中赞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不幸的时代,却成就了元好问,沧桑落尽,诗匠乃成。也许,每一个文人都需要在时代潮流中历练吧。